



小說組 佳作

微光

蘇飛雅

蘇飛雅



簡歷

國中國文老師、文字工作者、家庭煮婦。收到得獎通知的時候，還在與親愛的兒子冷戰當中，而爭執的起源就是手機使用權，我們已為了這個問題多次衝突，但願領獎的時候冷戰已結束，我是迷糊又搞笑的媽媽，他仍是貼心又懂事的孩子。

得獎感言

謝謝評審老師的青睞與相信。

謹以此文獻給我在天上的舅舅，勞苦半生、失意多年，更煎熬多年混亂多年，若有來生，一定要投胎到好人家，好好唸書、好好唱歌、好好生活，一定要幸福喔！



微光

夜深了。

落地窗外，只有街燈範圍的景物還看得清楚，大王椰子的樹葉，寂寂擺動，想攫抓什麼，又不是真的想得到。

她在室內，看著窗外三三兩兩的人影，偶爾回到書上，民法第1138條，法定繼承人及其順序，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二、父母。三、兄弟姊妹。四、祖父母。

手機嗚嗚抖了起來，裡面有一個尖銳的女聲：「文馨，你爸爸在鳳山安祥療養院，你們家賣出去了，四百一十萬，你自己找時間回來收拾。」

民法第1165條：繼承人得限定以繼承所得之遺產，償還被繼承人之債務……

她跟著唸了幾句，低頭看向自己的布鞋，彷彿看見那個洞。

「王文馨！」

老師一喊完，她身子不自覺抖縮一下，他們馬上笑了起來，一個寶特瓶沿著完美拋物線，剛好落在她黑裙上，他們笑得更響了，整間教室幾乎沸騰，空氣裡嘖嘖雜雜的嬉鬧刮刺耳膜，像老師的指甲，擦過黑板。她垂著頭，站了起來，制服上一塊醬油黃完全攤開，醬油黃的下方，許多條狀的墨痕，可能洗過了，可能根本沒洗，像衣領上的汗漬，她都說有洗，可是連樹上的蟬都不信，她在一時無法收束的輕笑中走上講臺，特意往老師身後挨擠著，老師不耐煩，大斥：站過去一點！

他們笑得全身顫動，桌椅喀喀作響，她覺得臉上有針，整個人熱烘烘的，汗珠子不停滾落，老師的手指重按琴鍵，她好

像被人推了一把似的，急張了口唱出「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

一切都沉澱下來。

男生睜大了眼，幾個女生斜眼看她。

她一唱完，趕緊垂下頭，議論聲又沸騰，他們順著她的眼光，盯著布鞋鞋面上那個笑出棉絮的破洞。

下課鐘響，四大金剛不動聲色靠攏過來，好像突然變天的夏日午後，她不敢反抗，默默跟到廁所，昨天，他們把裝滿衛生紙的噁臭垃圾桶，整桶套在她頭上，今天，想玩頭撞牆的遊戲。

她沒有哭。

她哀嚎的時候沒有眼淚。

三歲的時候，母親要離開了，把她和弟弟丟在阿嬤上班的百貨公司，她眼眶湧淚追了出來，對著母親的背影大吼。

後來的日子裡，恨在心土發芽、茁壯，剛開始她還用淚澆灌，後來，沒有淚了，恨變成一棵高聳的枯木。

老師准她進入合唱團，也給她擔任司儀的機會，可是她實在太髒了，抽屜亂七八糟，書包也亂七八糟，老師想不通，為什麼每一張考卷都能皺得像，剛打開的報紙球，還有腳印和車輪印，老師查閱她的資料，發現她的弟弟在本校資源班就讀，於是推斷這是家族遺傳，有一個老阿嬤，常來給她送東西，也坦承，王文馨和她弟弟，是沒有媽媽的小孩，爸爸在開砂石車，於是，一直鼓勵她，「去讀資源班啦。」

她的父親，在還沒有變成糟老頭之前，也是會笑的。

他撐著鬆垮的眼皮，腋下夾著男用黑色皮包，握著黑金剛，



走進導師辦公室，老師們有點愣住，這工地來的人，要找誰？

在辦公室，他沒有動怒，撐著鬆垮眼皮，一字一句告訴老師，文馨功課不好是事實，但我的小孩我很清楚，她是笨，而且懶，但她沒有她弟弟那麼嚴重。

老師聽完，不敢回嘴，支吾著，「去資源班的話，課程上得比較慢，而且是一對四或一對五教學，所以……爸爸可以考慮一下……我會再觀察。」

簡單對談後，老師要送這個工人離開時，還張望窗外，猜測著，他的怪手停在哪裡？

工人卻沒有離開的意思，「老師，還有一件事，文馨的弟弟回來告訴我，姊姊常被同學打，膝蓋破皮，手臂和額頭都有傷口。」

老師沒有立刻回答父親的問題，有點慌亂地將他領出辦公室，在走廊上略帶羞赧地說，有調查過了，知道是誰惡作劇，然後請路過的同學去把一干人等全帶到辦公室。

同學跑開後，老師和父親，沒有任何交談。

校門外車聲轟隆，好像每一臺都是砂石車，天光大作，不流動的空氣快讓人窒息。然後，是文馨先出現，做父親的第一次在這麼光亮的所在看見自己的女兒，羞愧得額間都能擰出一把水了，她的制服怎能灰成這樣，而胸前的黃斑太刺眼；腳上的布鞋還破了一個這麼大的洞。

父親的面容歪曲、難為情，他確實有想過要買新布鞋，還不只一次的想起這件事。

老師的氣焰衝了上來，站在一旁有沒有笑，他不敢確定。

然後，四大金剛出現了，父親望著那四個男孩子，高的壯、

矮的胖，制服在胸前敞開，露出V字型黝黑亮麗的肌膚，手上都有電子錶，布鞋都是大賣場內常見的牌子，他們不敢直視王文馨的家長，卻都站著三七步，偶爾斜眼看一下老師，看一下辦公室內部，瞪一眼，路過的人。

他們的布鞋，不但沒有開口笑，還新穎的很，父親警覺到女兒的安全受到威脅，調整了姿態，和口氣，要他們向文馨道歉，並且保證下次不再犯。

可是四大金剛之後，還有七小惡魔，還有很多女同學帶刺帶笑的輕蔑，她在合唱團唱歌的時候，旁邊的人、前後的人，總是拉出一個過大的間距，她像孤島，搖搖欲沉。畢業典禮前，她連襪子也破了，不管站在哪裡，那個露出三根半肉色腳趾的洞，挑勾著每個人的心思，他們邊唱邊笑，甚至相視而笑，老師再也忍無可忍，要她離開練唱室裡光潔乾爽的櫟木地板。

民法第14條：對於心神喪失或精神耗弱致不能處理自身事務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最近親屬二人或檢察官之聲請，宣告禁治產。

夜更深了，窗外沒有人影，街燈孤立。她闔上民法課本離開圖書館，走入涼涼夜色。

啃完書、到學校游泳池游泳，是這幾年養成的、面對孤獨的最好辦法。寒暑假的時候，她兼職帶國小游泳營，加減賺一些生活費。

可是今晚的水溫特別低。

她身子微微抖縮，最後還是一鼓作氣，把自己丟進水裡，過去的經驗告訴她，身體沉下去的時候，痛，會浮上來。

她依稀憶起，上小學的第一天，父親起了個大早，為她泡了



牛奶，煎好一個荷包蛋，臨出門前，又喊住她，她一仰頭，巨大的父親蹲了下來，替她調整百褶裙的吊帶，又把手伸進裙子裡，慎重地拉扯制服下擺。

然後把她抱上腳踏車後座，踩著愉快的踏板，上學去。

被同學霸凌的事，持續了兩年，因為快畢業了，同學間漫漶著淡淡的哀傷，可是討論畢業旅行、互簽畢業紀念冊的時候，一下子又把哀愁給沖掉了。而這些都不關她的事，她不參加畢旅，也沒有精美的心情紀念冊，她看他們，像一部逼在眼前的電影，她伸手就能觸摸，卻一再發現那只是塊投影布幕，他們看她，憐憫的成分比較多了，也會流露小小的擔憂：這個弱智的骯髒鬼，畢業之後怎麼辦啊！？

也許，自己真的有點弱智。

升上國中後，她的考卷和分數，更是慘不忍睹。而弟弟的力氣更大，塊頭也更大了，她罵他不洗碗，他就撕她課本和考卷，她搶他的電視遊樂器，他就揍她。

第一次聽到那種尾韻上揚、帶著驚喜的「哇嗚」，是在游泳課的時候，她以為體育老師讚美的是別的同学，可是她左右兩邊的水道都沒有人啊，清透的水花嘩啦啦還響在遠處，老師發現了她的天賦。

把她頭上洶湧的烏雲，撥開一點點。

老師彎下身，直視她的眼睛，溫柔地說，「請爸爸簽署加入校隊培訓的同意書，還要請爸爸幫你準備划手蹼、泳帽、泳鏡，最好都是矽膠材質的，可以的話，準備一套防寒泳衣，沒有也沒關係。」

她仰望戴著金框眼鏡膚色黑亮的體育老師，心裡很想說：可是我們家沒有錢。

走回家的路上，烏雲又聚攏過來，爬上那個頂頭加蓋的房子後，等著爸爸，和爸爸頭上更濃更重的亂層雲。

她的家，明明沒有淹水卻總是潮濕陰暗，流理臺上有綠癬，垃圾桶旁，長出香菇，洗手檯的排水孔和馬桶邊緣，小草正茂盛。

結果，那一個晚上，爸爸和弟弟都沒有回來，她和阿嬤，吃完晚飯後，挨著爬滿壁癌的牆，沉沉睡去。隔天一早，爸爸兩眼血絲撞開家門，在極度疲累中撐著眼皮判讀她遞過來的同意書和泳訓應備物品，然後，眉眼更垂，額間線條聚成一道道深溝，擺擺手，要她快滾。

再隔天，她一早起來洗碗，還摺了被，順便踩死幾隻逃竄出來的怪蟲後，怯怯把同意書放在爸爸枕邊，有一點點開心地，上學去了。

當晚回到家，從阿嬤和爸爸的激昂交談中，她聽得出來，前晚，爸爸開砂石車，撞到一位殘障人士，造成殘障人士的左小趾，粉碎性骨折，爸爸沒有酒駕沒有肇逃，雖然精神狀況很差，但還是立刻將對方載到醫院掛急診，老老實實付了醫藥費後，還包了一個三千塊的紅包，可是，殘障人士還是不滿爸爸提出的賠償金額，堅持提告。

隨著交談越來越激烈，許多操、幹、雞歪、凜娘、靠么、三小，在家裡飛跳，爸爸慣用三字經五字經來斷句，同時表達情緒，她考慮著要不要先躲起來，然後，話題轉到游泳，阿嬤很憤怒，大嚷著，「書唸得這麼差，就讓她去游泳啊！」

爸爸更狂暴，拍桌摔筷的時候，飯粒噴了出來，「幹凜娘雞歪啊，書讀得亂七八糟跟人家游什麼泳，幹！無錢跟人家學什麼游泳，幹！」



她蹲進儲藏室。

外頭還在劈哩叭啦，她抱緊膝蓋，看著牆角不知何時冒出的紅色磨菇，有些驚駭，沿著牆縫望向床板底下，那裡堆滿髒衣服、塑膠袋、寶特瓶，還有一些發霉發酸的麵包塊，在衣服和食物殘渣間，長了蕨類，和一種不知名的小白菇。

等她餓醒了爬出去時，才發現夜空蔚藍，鐵窗對面，原本吵吵鬧鬧的高英工商已經閉了嘴，睡在儲藏室隔壁的弟弟，可能打架打了一天，鼾聲特別重，她穿過狹窄走道，看到不遠處的轉角，透著異樣的光，那很像黑暗中的檯燈光線，她靜靜走了過去，提著腳步也提著心，走道盡頭，是流理檯和瓦斯爐，爸爸正伏在飯桌上，讀書！

這可把她嚇壞了，她直覺事情不單純，取碗筷、添飯、夾菜，動作很輕很輕，時不時瞄著爸爸的側臉，那本書背脫膠、封底殘缺的書，籠罩在爸爸的陰影之下，顯得乖順，她捧著碗進到阿嬤的睡房，在阿嬤橫躺的身軀旁坐下，在黑暗中吃著冷飯冷菜，她突然想起，那本書，是家裡唯一的書，六法全書。

小時候，她拿來當矮凳，踩在上面拿櫃子裡的玩具，長大一點，她和弟弟撕來摺紙飛機，再長大一點後，沒有再去理過它。

簡單清洗後，揸著泳衣蛙鏡、握著民法總則，她在墨色天幕下往校門口移動，想起爸爸夜讀這件事(當然也是她記憶中唯一的一次)，他讀的應該是民刑事訴訟法，程序法的部份，可是民事告訴裡，規範權利義務的，都在實體法，他也讀了嗎？她記得，他讀到一個段落後，會在空白訴狀前喃喃自語，下筆前，又眉頭緊鎖，有時右手握拳，對著額頭敲敲敲；有時候，又有一種異常的莊嚴。

整整三天，對，她記得，父親花了三個晚上面對那張紙，慢慢慢慢把它填成喜歡的樣子。

還好，她和弟弟的紙飛機，都不是民法做的。

國中三年畢業，基測放榜後，她完全沒有辜負大家對「弱智」的期望，什麼都沒有考上，爸爸拽著她，恨恨找到一家空間不大、設備不新，學費卻貴得嚇人的私立高中。

他要她安分蹲著，不准吵手機、玩電腦；不准進合唱團、游泳，更不准交男朋友，從高一就上夜輔，你他媽的就是給我唸書考大學。

弟弟更糟糕，國中也讀資源班，一下課就是網咖，她懷疑弟弟根本就是偽弱智，他在網咖揪團打怪時，那種專注力、反應速度和敏捷性，根本超乎常人。

那些日子裡，爸爸的脾氣越來越暴躁，眼皮更塌，她有預感，這個頂樓加蓋的房子，隨時會被龍捲風襲擊，最後轟一聲四分五裂；或者，強風挾帶豪雨，被大量土石流淹沒。

他們本來是住四樓的，有明確的客廳、浴室、廚房和臥室，但爸爸把它租了出去，為了增加收入。母親走了之後，爸爸就開始這樣扛著一個變形的家，哪裡漏水他補哪裡，哪裡裂了他釘哪裡，哪裡歪了，他就自己拌水泥亂糊一通，完全無計可施時，他拍桌、怒吼、打小孩！撞到殘障人士、砂石車的工作沒了之後，開始跑計程車，可是車太髒也太破爛，生意極差。他開始向姑姑，也就是他唯一的小妹借錢，五千、一萬、兩萬、六千，可是從來沒還過，姑姑受不了了，偷偷把阿嬤帶走，然後搬家、換電話。

曾經有個乘客，那是她親眼看到的，已經出手招了爸爸的



車，爸爸也已經打方向燈要靠邊停下了，沒想到後面跟來一輛全新的馬自達，這客人馬上揮手要爸爸走開，然後快步搭上馬自達。

那些年，爸爸打她，已不再是衣架或皮帶，阿嬤慣用的、爬山帶的木杖沒有拿走，爸爸使來很順手，稍不順他意，他便往死裡打。

就在她以為死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全家唯一的活路時，法院判決書突然乘著天使的翅膀來臨。

那真的是天使的翅膀，她始終深深相信，加蓋的五樓沒有電鈴沒有信箱，法院公文是怎麼安然抵達的！？

被告王鴻圖於民國94年11月26日晚間某時，駕駛車牌號碼TZY-5678營業用大貨車，沿小港區山邊路由西往東方向行駛……本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應遵守時相號誌及車前狀況……致告訴人受有右足踝挫傷併右趾皮膚撕裂之傷害，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84條第1項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被告已支付醫療費用並額外賠償，乃判定無罪……

爸爸看完判決書後，突然放聲大笑，然後別過頭去。她和弟弟遠遠看著，提防著。

開著超破爛二手Toyota，她還清楚記得，爸爸在前往六合夜市的高速公路上，飆他的超破爛Toyota，她和弟弟在被垃圾淹沒的後座，繼續製造垃圾。車窗大開，吹得一家人像瘋子，收音機裡唱著斷斷續續的綠島小夜曲，可是他們好樂。

這緣～～島～像一隻船 在月夜裡搖啊搖
情郎啲你～也在我～的心海裡飄呀飄
讓我的歌聲隨那微風
吹開了你的窗簾
讓我的哀情隨那流水～～不～～斷的～向你傾訴

爸爸渾厚的嗓音，在親友間是很有名的，他們說他曾經和歌林唱片的林文隆是同門師兄弟，可惜最後還是因為錢的因素，斷了美好歌星路。

總之，他們好樂！

在紐西蘭餐廳裡，那是她有生以來吃過最好吃的牛排！

逛夜市的人好多好多，燈光燦爛的好刺眼，一切是那麼美好，她和白爛弟弟啃著烤玉米一路打鬧。

爸爸還說要買新布鞋，而他們該看牙醫了。

隔天，爸爸果真逼她和弟弟去看牙醫，他說，牙齒很重要，牙齒的好壞會影響一輩子，可是她和弟弟反過來要爸爸也去掛號時，他卻直搖頭，她和弟弟罵他「臭嘴」、「滿嘴爛牙」，他回罵了一句幹，狠狠瞪著他倆，要他們「閉嘴！」、「少囉唆！」

之後的日子，爸爸活得很帶勁。尤其是十二月七號。

那天，是弟弟的十五歲生日，爸爸在床上擺滿洋芋片、薯條和飲料，她和弟弟一回家，忍不住對著這些驚喜「哇！嗚——呼！」

他們甚至幻想，冰箱裡有一罐超大號可口可樂和一個巧克力布丁蛋糕。但是這個想法很快就被踩死，因為冰箱早在半年前就掛點了。



她以為，這一切都是因為弟弟的生日，心裡瀰漫一股酸酸的妒意。

結果不是，那是什麼杜哈亞運中日大戰的時刻。

四點整，爸爸準時到家，還帶了一包滷味。

那也是她這輩子吃過最好吃的滷味了。

甚麼米血糕、豆干、百頁豆腐，她和弟弟連酸菜都吃掉，湯汁也喝掉。什麼三比零、六比五，又七比六，對她都沒有意義，而播報員說的「位於沙漠的棒球場」，或者「繼郭泓志之後姜建銘也被換下來了」，她都有聽沒有懂，只有弟弟能和爸爸聊一些陳金鋒、增菘瑋、張建銘之類的。

她低頭尋找飲料，在一堆被拆爛的包裝紙和塑膠袋中，找尋珍珠奶茶，突然，弟弟和爸爸同時大叫。

她驚得抬頭，手上的洋芋片抖了出來。

爸爸又笑又跳像個孩子！電視裡一個留小鬍子的球員披著會旗，在球場上狂奔，所有球員都追了過去，彼此撞擊、撲抱，跌成一團。

場邊的觀眾歡呼再歡呼。

場上一個穿著日本隊球衣的人一直跪在投手丘上是怎麼回事？

弟弟跳上床，連聲耶耶耶！

她的洋芋片全部掉光！幹！

爸爸瞪著弟弟，準備抓狂了，沒想到，他竟然是對著弟弟說：明天開始，你也去打棒球。

從游泳池回到租屋處時，男友也在看棒球。

他們用眼神打過招呼後，各做各的事。

可是，電視的聲音太大，她在浴室洗手臺前，不停地聽到——兩好三壞這個高飛犧牲打唉呀對方推進到三壘了穩住穩住……

大片水流在手掌和臉頰間流淌，爸爸那張流滿汗水的萎黃臉頰，也來到面前。此刻，她幾乎可以確認，爸爸那時候的狀況已經很不好了，他的蛀牙問題從沒徹底解決過，血壓也沒有穩定過，他的肝或腎，已經出問題了，所以臉色一天黯過一天，他說有人在監視他，還說民進黨高層人士遲早會找他出來選副總統……

沒事的話，她和弟弟避免與他的眼神對上，試著不要去激怒他，不管任何事情，以前還有阿嬤擋在第一線，阿嬤先是斥責然後恥笑他，「你有多了不起！？你是什麼人物？國民黨要監視你？民進黨要找你當副手？你頭殼壞去！」

之後的幾年裡，活在被世界遺忘的頂樓，不開燈，她甚至找不到爸爸。

杜哈亞運林智勝敲出再見安打、中華隊逆轉奪金的隔天，爸爸真的把腦筋動到弟弟身上，他從大型社區的回收場，扛回一個彈簧床墊、弄來一堆脫了線的破舊手套和棒球，在五樓公寓前的狹路上，展開特訓。

他先把彈簧床墊綁在電線桿上，讓弟弟從巷口擲球，面對無臉捕手，弟弟的表情很臭，很像班上敢跟老師翻桌對嗆的男同學，爸爸說，「報名三信家商的棒球隊好不好？」，他不回答；爸爸又說，「那高苑好不好？」他還是不回答，他已經長到一百七十五公分，肩臂因為多年的「磨練」，非常厚碩，整個下午，小巷子裡響徹砰！砰！砰！砰！

她有時想著，會不會，在爸爸的耐性磨光之前，弟弟已經對



準他的後腦杓，以王建民等級的球速，飄擲過去。

那些球，爛到外皮全脫光，露出粗棉線纏繞的橡膠芯，有的笑裂了嘴，傻頭傻腦滾得好遠。

總在一籃子的球快擲光前，爸爸開始東跳西走地撿，從車底下、草叢裡，或水溝邊，一一拾回那些寶貝，拾得面色潮紅。

汗珠掛滿額頭、鬢邊和胸口。

後來，他又給弟弟釘了一個仰臥起坐專用架，放在臥房裡，正對著電視，還規定他早中晚練習的時數，還屢次打給她的表兄弟，請他們幫忙留意日本棒球隊的新秀選拔時間，對著電話，他抱怨臺灣棒球隊的教練瞎了眼，竟然只把文彬放在二軍，還不給他出賽的機會，真是可惡，太可惡了！

漸漸地，連表兄弟也斷絕聯絡了。

爸爸每次聽到對方的語音信箱，都恨得大罵：幹凜祖媽！幹XX機歪！

她關上浴室的門，關上和棒球有關的一切。

在洗衣機旁，蹲了下來，雙手環抱自己。

民法193條，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前項損害賠償，法院得因當事人之聲請，定為支付定期金。

195條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

有時她會錯覺，自己其實是在唸誦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驗觀世音菩薩摩訶薩……

說法律是窮人的觀世音菩薩，也沒有什麼不對。

爸爸用拐杖痛打她的時候，她就是這樣一路狂奔一路觀世音菩薩保佑，直到上了火車，到了新竹，睡了兩天公園後，被一個

好心的中年男子撿到，他給她飯吃，帶她去處理傷口，因為瘀血處太多，兩腳腫得像黑輪；背上和手臂，有無數條開口笑的撕裂傷，躺了一個月，才開始找工作。

他給她的家，比加蓋的頂樓好多了，可是她非常不擅長打理家務和清掃。慢慢地，小蘑菇又長了出來，牆角、洗碗槽邊緣、洗手臺下方，還有洗衣機後面連接出水孔的地方，都長得比陽臺盆栽裡的植物好，陽臺的光照太強，不適合菇，也不適合她。

因為這些惹人厭的菇，還有總是髒亂的環境，她被男人罵過好幾次。

有一小段時間，父親戀愛了。

在表哥的婚宴上，著西裝和粉色襯衫的他，結識了某個遠房親戚的親戚。

她和弟弟都認為，那是因為爸有洗澡、洗頭、打領帶、理鼻毛和理髮的關係，那真的是一場華麗又殘酷的夢。

那個阿姨長得那麼美麗細緻，怎麼可能看上他們的爸爸，而且，爸有神經病、腦袋不正常，阿姨不可能不發現的。可是，事情真的發生了，又因為阿姨生得太美太白，與媽媽那種聲音粗沉、皮膚黝黑、眼珠子黑白分明的阿美族女子，相差太大，他們從來也沒辦法把阿姨與媽媽，或者後媽，聯想在一起。她有濃密的捲髮，靜靜停在肩頭，也喜歡有荷葉邊的連身洋裝；她的口紅是磚紅色，搭配細巧的嘴鼻，剛剛好。而且，她還有乾淨的額頭，對比姊弟兩總是油油亮亮長滿痘痘的額頭，也剛剛好。

於是爸爸開始放鬆了對弟弟的訓練，也不怎麼理會她的模擬考成績了，對於她的交友情況和假日出遊，也沒那麼機車了。

於是她偷偷答應了隔壁班男生的告白。



最棒的是，Toyota被洗乾淨了，裡面的寶特瓶和被揉爛的菸盒，少了很多很多。

他們偷偷研究並統計著，衣著的改變最明顯，其次是刷牙的次數，然後，跑計程車的時間加長了，晚歸的時候越來越多，但是進家門的那一刻，是會微微笑的，重點是，對國民黨的幹譙，也少了很多很多。

再後來，他們聽說這阿姨是有夫之婦，但無所謂，這樣的人生實在太爽了，弟弟又能上網咖，而她和胖子男友也能盡情地……

那是她第一次看到父親這樣帶勁的活著。

她好希望夢能晚點醒。

可是，爸爸不知道是哪根筋不對，竟然把阿姨帶回家。

阿姨看著她，又看著剛染髮的弟弟，露出一種修飾過的、很壓抑的「驚喜」，其實驚駭比較多吧，瀏覽過她的身材後，阿姨嘆了一口氣，她說，如果那個來了，不方便跟爸爸講，你就打給阿姨，阿姨下次來，幫你買件小可愛。

偏偏阿姨之後就沒有再來過了！

她說不上來，但內心有一小部分，與母親有關的一點溫暖和想像，隨著阿姨的消失而死去，她在內心低吼了好幾次：幹！

而爸爸，她更不敢面對，他的眼皮、臉頰和肩線，整個塌了下去，穿到稀薄、充滿汗酸和油漬的POLO衫又出現在他身上，過舊且鬆垮的萬用休閒褲也回來了。

褲腳總是沾滿泥沙。

她從陽臺上俯瞰爸爸，那根本是一個跛腳的糟老頭。

按照進度，民法之後是民事訴訟法，開學後，重點要放在刑法、刑事訴訟法、法律倫理，十到十二月，要把憲法行政法國際公法私法再看過一次，這樣才有可能在明年八月前看完所有考試科目，後年，考第二次，一直到考上為止。

如果撐不下去，就到泳池，蛙式、自由式之外，她還自創魚式、旋轉式、亂舞式，她在水裡，從來不感到孤單，因為不用講話，不用和人講話，也就沒有人際關係的問題，她把所有知覺都放在水流、水壓和浮力，有時候她就是一條魚，穿梭在空氣和水面的交界，肺和鰓，都獲得自由。

包括痛。

高三的某個下午，父親在房裡。沒有開燈、沒有電視、沒有冷掉的飯菜，連平日吆喝弟弟俯地挺身的口令都沒有。

鐵窗外，大雨急急，室內很昏暗。

她拿著大學推甄的榜單和報到通知單趕回家，心裡其實很害怕，為了能不能唸法律系，她已經被毒打過好幾次，除了淡了又深、深了又淡的瘀青和傷痕，還有身上許多窟窿，爸爸喜歡的那個阿姨，選擇回到她丈夫的身邊後，滿屋子的操、幹、雞歪、凜娘、靠么、三小暴增起來，原本夜裡會發光的菇，和蕨，全都萎靡死去，洗碗槽上的絨絨苔癬，也枯黃了，爸爸每次把幹你娘雞歪、操你媽不要臉、死查某因仔等字眼潑在她身上時，她身上會立刻蝕出一個黑窟窿。

她的同班同學看不下去，跑去報告老師，老師約了爸爸面談，情況才好一點點。

可是，她還是很害怕，緊握著玄奘大學法律系錄取通知，她想，爸爸總會笑一笑吧，也許笑完了還是要打，可是，「爸爸呀，」她在心底吶喊，「唸立志也沒有什麼不好，這是帶唱三年



國歌，當了三年司儀的禮物，老師給我加了好多分，我推甄上玄奘法律了。」

一進門，爸爸已經等在那裡了，她有點疑惑，爸爸怎會知道今天推甄放榜，還刻意等在家裡？五、六點的時間，是小黃生意最好的時間，雖然他的計程車很破爛，車內又髒成廢墟，她常聽他抱怨，載不到客人。

可是，加減開，多少賺一點啊。

她進到客廳，其實也是臥房，以前是阿嬤睡，現在換爸爸睡，爸爸的手裡已經握著木杖了，她心一沉，很想拔腿跑，可是爸爸抬眼，冷冷看著她，慢慢開了口，「你是不是跟班上男生在談戀愛？」

她一驚，心臟奔到喉嚨。

「是不是還有去練唱？」

「爸爸怎麼跟你說的！？」

她把紙袋藏在背後，故作無事，右手卻抖得厲害，爸爸一下子就注意到了。

他扯過紙袋，撐起眼皮瞪視，「法律系」這三個字，實在太搶眼也太刺眼，爸爸千叮萬囑，要申請護理系，女孩子當護士最好，將來搞不好變成醫生娘，不准讀資訊和法律，那是男孩子在唸的，「幹凜娘你三八雞袂見笑，就想和男人搞在一起是不是！？」

「幹！」她被自己的反擊嚇到了，她好怕他神經病一發作，一下子就撕了她的錄取通知，「你打官司可以看六法全書，我為什麼不能念法律系，多少窮人沒錢打官司，什麼叫做就想和男人搞在一起！你給我說清楚什麼叫做就想和男人搞在一起！」

爸爸霍地站起，扯住她衣領，「塞你娘卡好！幹！我跟你講

過民進黨要我當副手我是異議人士國民黨一直在監視我操你媽你聽不懂嗎？爸爸這麼辛苦就是要保護你們，你去念法律考律師將來國民黨不會找上門嗎？」

「爸爸……我們去看醫生好不好？你沒有神經病，只是看身心科……」

爸爸抄起木杖，她要奪門而出已經來不及了。

她一路逃，逃到新竹，晚上睡公園，後來在大賣場上班，之後又搬到中壢，也在大賣場工作，生活費和學費一時間沒法同時湊齊，只好放棄玄奘，兩年後，重新報考中原法律，終於當上大學生了，她打給弟弟報佳音，弟弟卻說：「幹！原來你還活著！爸爸在計程車上中風，自己去撞安全島，幹！昨天才出院，右手左腳都壞了，話也不會講了……」

她一時反應不過來，只能聽著弟弟又說：「你那天有被打很慘嗎……幹凜娘你幹麻不說話啦……你和胖子的事是我講的啦，我怎麼知道他會這麼生氣，幹！」

夜深了，她爬上床把自己蜷起來，蒙在被子裡。靜靜想著頂樓廢墟裡，靜靜發光、微晃的小白菇，弟弟大概也把她的電話告密給姑姑了，姑姑說已經把頂樓和頂樓加蓋的房子賣掉，「應該夠付你爸爸下半輩子的醫療費！你找一天回來整理你們的東西！」

她猶豫了好久，終於在期末考結束的下午，推著自己，慢慢向著那個遠在鳳山的護理之家移動，一路上，她領悟到，當年，被生活逼到死角的爸爸其實已經精神失常了，否則不會那樣狂暴易怒、動不動以下賤三八雞糟蹋女兒，口口聲聲說自己被國民黨



迫害，說教練打壓弟弟，還好謝長廷要找他當副手。

她應該更早警覺的。可是，就算提早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會乖乖就診嗎？唸法律系和勾搭男人有啥小關係！？他有可能去看精神科嗎？還是下手更重，直到女兒癱瘓、腦震盪。

來到護理之家的時候，她遠遠就認出爸爸的背影，他正在輪椅上鬧脾氣，左手亂抓，嘴裡「啊幹」、「啊幹」地吼著，口水流淌，護理人員在旁邊哄著，也不敢太靠近，那果然是她的父親，只是瘦了很多，她走了過去，讓自己慢慢進入父親視線範圍，她也不敢太靠近，雖然，他再也跑不過她。

涕淚橫流的父親，意識到一個靠攏過來的陌生人，很快抬起頭，愣住。

她還開不了口，就這樣和父親對望著。父親蒼老的可怕，兩頰凹陷，頭髮理得很短，一道從左耳畫到右腦頂的手術傷痕很明顯，銀灰色短毛下根本無處可躲。眼神，還是很兇，他舉起左手，蓋住自己的額頭，突然，哀痛欲絕地，大哭起來，哭得旁人紛紛走避，其他半癱的、失智的、歪嘴斜眼的，卻靠了過來，她還是開不了口，等了好一陣子，他終於哀嚎結束後，才靜靜拿出背包裡的六法全書，撫著舊舊的書皮，她說：「爸……我考上救生員了，我有救生員執照喔……」

至於中年男人的小三這個身分，她不敢講。

爸爸聽著她、盯著她，也盯著那本六法全書，眼睛睜得奇大，好像真的聽得懂，她又一次撫了撫舊舊的書皮，「讓我念吧，我要考律師……」

爸爸忽然皺眉，又瞪著她，思索了一會。

眼淚無聲滑落，終於，笑了。



小說組 佳作

〈微光〉評語

巴代

〈微光〉敘述的是一連串的，通篇暴力高張的，帶有精神病式的父親之怨忿家暴下，女孩與弟弟的掙扎、逃避與試著存活的慘烈畫風；在幾經輾轉，女孩終於考上、放棄又考上法律系的最後，父親也因中風住進護理之家兩年，看似半癱、失智，卻隱隱又存有一絲清醒與理智，以至於同意女孩念法律系似的，淚落而笑。

內容談的是無止盡隨時發生的家暴，間插著法律條文顯示女孩對讀法律系的執念，展演的是暴力下的逃亡、生存與不放棄；而親情與對未來的希望，猶如無邊至暗的一抹微光，看似稀微卻真實存在，既含著淚也懷抱希望。

文章成熟老練，敘事角度刁鑽，才疑惑鋪陳的細碎拼布，倏地張織成網、收束。

